



跑着生活

冉玉芳

地质出版社

地球村文库

跑 着 生 活

冉正万 著

地 质 出 版 社

· 北 京 ·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跑着生活/冉正万著. -北京:地质出版社,1999. 10

(地球村文库)

ISBN 7-116-02845-5

I. 跑… II. 冉… III. 短篇小说-作品集-中国-当代

IV. I247.7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1999)第 61246 号

地质出版社出版发行

(100083 北京海淀区学院路 29 号)

责任编辑:郁秀荣

责任校对:王素荣

*

北京印刷学院实习工厂印刷 新华书店总店科技发行所经销

开本:850×1168 $1/32$ 印张:8.375 字数:220 000

1999 年 10 月北京第一版·1999 年 10 月北京第一次印刷

印数:1—1000 册 定价:17.00 元

ISBN 7-116-02845-5

I·13

(凡购买地质出版社的图书,如有缺页、倒页、脱页者,本社发行处负责调换)

总 序

地质文学与地质事业相伴相生，同步发展，走过了五十周年。

我们此前已由百花文艺出版社出版过一套地质文学丛书(五卷本)，主要是展示九十年代以前的地质文学成果。那些抒写地质健儿情怀的力作，为百万地质大军提供了精神食粮，也为我国产业文学创作的研究和全国文学理论批评提供了宝贵的资料。

斗转星移，春华秋实。又是一个十年，地质文学也面临一次更大的变革。为了记录这个十年地质文学的现状，展示地质文学的新生力量，为了激励和团结这支年轻的地质文学创作队伍，我们决定集各方面力量出版这套以个人专集形式编辑的地球村文库。首先成立了编委会，广泛征集作者，几经周折，历尽艰难，首批六本精品图书终于和大家见面了。

据我所知，地质文学的新生力量有江华洲、陈小平、川夫、王庆林、朱峰、李龙年、英子、孟永鹏、窦贤、张卫平、师红聪、王雷、张勇、林域生、施益民、王中云、张国庆、刘金光、言子、李华峰、梁玉珍、宋荣坤、南岛、曹谦、刘洪安、王纯馥、龙回仁、胡正平、刘万翔、吴晋云、唐海练、欧阳黔森、陈跃康、管利明等一大批生气勃勃的新人。编审之初我们从中挑选了十位，后又综合各方面因素最后选定冯炬明、郭有献、毕研波、陆德琮、冉正万、杨沐六位，我们姑且称他们为实力派作家。

这一作者群体首先抒写的是新中国地质矿产行业的历史，着重描述的是八十年代至九十年代地质战线的一代新人。从众多的文学作品中，我们可以发现，这一时期地质工作者的形象明显区别于六七十年代的地质工作者，更以鲜明的时代特征展示在读者面前。他们面临的是改革开放以来不断经受市场经济大潮冲击的地质行业。他们不仅需要适应、开拓地质市场，更需要为了自身和企

业的生存进行第二次创业。因此,展现在世人面前的不仅是一个在艰难困境中的山野探矿采宝的奋斗者形象,更重要的是一个市场开拓、经营管理者的形象。九十年代以来,他们中的相当一部分人征尘未扫就因企业困难,又面临下岗和再就业问题。在这一社会变革、经济转型时期,依托地矿事业发展起来的地质文学作品仅仅歌颂地质人的辉煌过去,传统的优良品质或着意渲染转型变革中的困惑和困难是远远不够的,因此,反映这一转型期地矿行业如何探索,走出困境,写出那些在平凡岗位的基层生活形象,以及在市场经济大潮中拼搏奋起的杰出人物已经成为地质文学新生代作家的首要任务。

第二个特征是:地质文学因为地矿行业的独特人文社会环境,形成他们独特的“社会文学”创作。地质队大多地处山野农村,即使近年来出山入城,也因工作特点而有别于其他行业。地质队往往是小社会般自成体系。在农村,是乡村中的城镇;在城市,则如都市里的村庄。这种独特的社会人文环境,使得地质文学的创作既有社会一般的共性,又有行业的突出特点。作者们大多生活、工作在其中,此中甘苦,也非常人所体味。因此,这种独特的生活源泉也是他们的文学创作最独特、最生动、最成功的重要方面。

第三个特征是淋漓尽致地描写地质人走入市场竞争以后,如何打开局面,站稳脚跟,重塑第二次创业的新形象。这个中的酸甜苦辣远比社会上其他行业更为甚之。他们表现了地质人在市场经济中的摔打,特别抒写他们在多次失败中站起来,为生存而奋斗,为命运而创造,这对地质文学是有很深刻的意义的。

这批精选的作者是具有才华的,他们勇于在创作上探索开拓,艺术上日趋成熟。

冯炬明特别重视作品中形象的对话,他的人物形象都低于语境,是小人物,在对话中形成冲突,因而形象有张力。还有一个特点是徐徐舒缓的文风中含有讽喻和批判。其近期的作品,人生、人世、人情的意味更加醇浓,是阅尽沧桑后的感悟,世情变化后的反思。

陆德琮的文风是平实中见变化。他的作品大部分注重写外部

环境的变化和冲突，外在的表现方法注意变化，例如假定性手法，借鉴外部一些文体技巧插入。注重作品结构的理性安排。

郭有献除了早期主观叙事的几篇作品，更多的是客观叙事，时而激情喷发，时而委婉曲折。散文写得如话家常，有亲切感。作品见人，见物，把叙述者的观念深隐于形象之中。

毕研波一直是扎扎实实地为人为文，因而他的小说特别本色，不事张扬，有一种质朴的力量，后期的作品也注重精心地营造意境，结构故事。人物冲突有深刻的社会矛盾，也融入了人性本能张力，一个作品构成的背景后面往往有意外的理性指导。

冉正万是近两年崛起的新秀。他已把身边的人与事悟出各种意味，但最重要的是保持生活中的原汁原味，叙述行文又保持一种内在的激情，具有比较深厚的人生、人性、人世批判力量。他的作品构篇、铸形、运势都经过心灵的冲动和情绪的酝酿，似乎觉得他的语言的锻铸还未老到。

杨沐是本丛书唯一入选的女作者，其作品并非常人误解的必是儿女情长，风花雪月。她注意场面、情势的营造，而自己又独立于外，指挥千军万马，作品显得比较大气。也有些作品写得特别精细，刻意事物细部的铺展，而显得作品中有些杂芜的东西。

这一批作品虽不是惊世骇俗之作，但已足以代表地矿行业文学创作的特色与成就。

我们构筑这样的文学事业工程，意在対以往地质文学创作的总结，更期待以此开启一个新时代的地质文学创作。有理由相信我们的地质文学工作者在二十一世纪将有更辉煌的创造。

这是新的国土资源行业的祝福，也是新的期待。

欣喜之余，作此为序。

冉秉志

目 录

总序	
跑着生活	(1)
夹缝	(43)
在圆圈里	(77)
徒步城市	(104)
绍振国的隐性话题	(142)
鼠仇	(151)
笑着生活	(158)
飞机飞机飞上天	(169)
高脚女人及其他	(179)
失家园	(192)
乡下刑法	(202)
奔命	(212)
回头一望是沧桑	(258)

跑 着 生 活

唐小岩决定到天都山公墓去找一份工作。他不能忍受丈母娘成天对他的威逼。

他下岗了，单位不景气，每月只领 50 块钱的基本生活费，靠在播州晚报上发表零碎文章度日。可丈母娘却天天来找他给儿子生活费。离婚了，儿子判给他，他请不起保姆，把儿子交给丈母娘带，一个月给 150 元生活费。他一个月写四篇稿子，编辑知道他下了岗，臭点也将就给他发，千字三十元，要求不能超过 1500 字，他便每篇都争取写 1500 字。外人只知道他以写作为生，却不知道他一个月除了给儿子的，自己只余 80 块钱。有时候稿费来慢了，丈母娘就带着儿子来催。他怕看见儿子，怕儿子用那双清澈稚气的眼睛看他。开始的时候儿子在外婆家吃点什么好东西都嚷着要给爸爸留点，说爸爸累，爸爸可怜。唐小岩没亲自听儿子说过，是邻居告诉的，他听后一个人在家里大哭了一场。哭够了，擦干泪又开始写，他发誓一定要让儿子过上好日子。他除了固定在晚报发四篇，还写了些往外面的刊物寄，只是派出去的大多像些无能的士兵，活不见影，死不见尸。有一次“人生与伴侣”发了他 2000 字，给了他五百。他以为他到了解放区了，照这个写法，离好日子还远吗？可接连投了十几篇，一篇也没有发。

为了躲避丈母娘的威逼，他白天跑到图书馆去看书，晚上才回来写作。从他家到图书馆四站车的路程，他天天跑来跑去，从没坐过车。早餐也不吃，中午吃一份两块五毛钱的盒饭——好在播州的盒饭便宜。

这天他到邮局寄稿子，在街上遇到丈母娘带着儿子从公园出

来，丈母娘支儿子向他要生活费。

唐小岩，给钱！儿子说。

唐小岩说，爸爸今天没带那么多钱。

丈母娘教儿子说，我是你儿子啊。

儿子果真说，我是你儿子啊。

唐小岩顾不了那么多尴尬，哄着儿子说，爸爸给你买支冰糕吧，最好吃的冰糕。他不等丈母娘耍新花招，赶紧去给儿子买了支冰糕。

儿子很高兴，点着头说：唐小岩，谢谢！

他当时愣了一下。回到家后越想越不是个味儿，眼泪满脸爬，嘴里喃喃地说，儿子今天连……“爸爸”都没喊。他是我的儿子啊。

唐小岩那天到晚报去开座谈会，和市有线电视台的一位文友坐在一起，说起各自的情况，唐小岩也不隐瞒，苦笑着说了自己的窘境。

他当时也不是想求谁帮他找工作，文友之间，交情谈不上深，但相对其他方面的朋友要自然和坦诚得多，最起码没有利益上的冲突。酸涩装在心里，平时是不可能向别人述说的。这一说，自然就带了几分委曲和自怜，同时也因为情真意切，也是最容易打动人的。文友唏嘘不已，说他认识天都山公墓的经理申保昔，唐小岩如果愿意的话，他可以帮忙引荐一下，看能不能找个事做。

唐小岩心想，我到公墓去能做什么呢？当守墓人？现在好像不兴了呀。

但他还是非常感激文友伸出的援助之手。

于是，他抱着死马当活马医的心情来到天都山公墓。

经理申保昔也还热情。他先让他去办公室填了几张表。办公室主任老都一看他的下岗证就说，中国人真是太多了，要不哪来那么多下岗职工。

申保昔笑着说，还不是当初你们这些老家伙不搞计划生育造成的，要是一解放就开始搞，现如今哪会来个一票否决呀，说不定计划生育都不用搞了。

老都说，那时候不是讲人多力量大吗？

唐小岩填完表，申保昔告诉他，他们现在最需要的是推销员。

唐小岩笑着问，你没开玩笑吧，公墓会需要推销员？

申保昔也笑了笑，现在是市场经济，不需要推销的行业怕已经没有了。

唐小岩说，不好意思，是我孤陋寡闻。可我还是不太明白，你要我去……推销什么啊？

申保昔说，我们有什么你推销什么，现在我们只有公墓，所以暂时只需要你推销墓穴。

唐小岩说，我以前的确没听说过。

经过老都一番介绍，他才第一次知道公墓的确需要推销。

天都山公墓是天都村的村办企业。而市里面一共有三处公墓，除了天都山，还有民政局和一个私人老板搞的。大家为了让丧家把亲人的骨灰拿到自己的墓穴来安放，可谓八仙过海各展绝招。因为殡葬是个特殊行业，不好像别的行业那样在电视和报纸上作广告，因此推销起来更是需要有奇招。那个私营老板搞过一回有奖“销售”，凡是在他们墓区安葬骨灰盒者，奖励一枚 24K3 克重的金戒指。结果被人在报纸上讥笑了一番，惹了一身臊，从此再也不敢了。民政局是国营的，此时趁机宣布，清明节免费接送孝家上坟。此招开始的确管用。因为公墓地处荒郊，不通公共汽车。但也只坚持了两年。公墓平时用不了那么多车，只好在清明节去租。这一租麻烦就多了，一次要租四十多辆大客。费用大得他们吃不消，就是到时候要找齐这么多车也是个大麻烦。全市只有 200 余辆公交车，加上私营的，也不过 500 来辆。于是也不敢再为。天都山则搞过一回“独具一格”的促销，请了三个道士把天都山吹得天花乱坠，一边暗下功夫，让一位银行的行长买了 12 穴空墓，作为特别福利发给他自己和下面的副职，等到百年之后享用，哪知反腐倡廉的鞭子一抽，全都捋了，撤职查办，买墓的钱如数收回，天都山公墓毁了别人还差点毁了自己。

唐小岩感叹道，看来搞哪一行都不容易啊。

申保昔说，如果你愿意的话，随时欢迎你来和我们共谋发展，月工资 680，如果你一个月能卖出去二十穴以上，一穴给百分之五的提成奖。我们的价位最低的是一穴 4800，百分之五是多少钱我想就不用我告诉你了。

申保昔的话不失诱惑，唐小岩不可能无动于衷。他首先想到的，是等找了钱，把儿子接回来自己带，请个保姆。

二

唐小岩在下岗之前，和中国地质文联签了两年合同，正儿八经的做过合同制专业作家。那时他还没和妻子孟江离婚，但已经和她分居了。

在此之前他是一个地质队跑野外搞地质的，签约时他问过孟江有什么意见，孟江说她没什么意见，既不反对也没什么可高兴的。在她看来，在地矿部门越来越不景气的情况下能有地方领工资肯定是好事情，但她从不赞成他搞写作。她对作家的偏见使她从嫁给他之日起就有一种上当受骗的感觉。在她眼里，作家都是些对家庭对子女不负责任的人，除了没钱别的什么坏毛病都有。唐小岩说我不是什么也没有做吗？孟江说，你是还没有出名，你出了名也是一样的。她甚至说，等哪天你出名了我们就哪天离婚！唐小岩当时对她这句话理解得太简单了，因为都是在半开玩笑中说的。

可当他坐在家里以写作为职业时，他才发现，自己的理解力是那么迟钝和没有半点预见性。

一开始当然都是些鸡毛蒜皮的事情。孟江说唐小岩一天在家里坐着又不上班，为什么就不能接送孩子，为什么不能烧开水煮饭？因为她有时候回来看见他并没有“写”，而是坐在那里“发呆”，或者站在阳台上看风景。

唐小岩告诉她写作不是轻松的事情，写作不是写字。她对他的话嗤之以鼻，无法理解。唐小岩对她说，你一定要支持我，这不是我能不能真正成为作家的问题，而是最切实际的问题，如果他没有作品发表，单位上就不给发工资，因为这是他的职业——合同上规定

他每年必须在省级以上刊物发有两个中篇或四个短篇，外加一个报告文学。部文联的合同还是本着培养新人制定的。但这对唐小岩来说压力太大了。因为以前业余写作时没有任何限定，写多少，在什么级别的刊物上发都是无所谓。如此一来，开始那几个月他都快写疯了，怕完不成任务，更怕的是签了约写不出作品让人貽笑。

由于种种矛盾他和孟江分居了。当然分居的客观因素还是因为他老是深更半夜才睡，分居也是为了不影响她的休息。没料到她却因此心怀不满。凭良心说，孟江那段时间还是支持他的。早上她自己弄早餐吃了去上班，唐小岩则送孩子去托儿所，孟江下午下班回来后去接，然后煮饭，饭后唐小岩洗碗并拖地。

孟江说，这下写不出来不要怪我了呀，我只能做到这一步了。

唐小岩知道她说这话带有情绪，他字斟句酌：我需要的不是你做多少家务，当然分担家务也是很重要的，我希望的是你从内心里支持我理解我，把我所做的一切看作是为了我们这个家……

唐小岩话还没说完孟江已经发火了。

她说，我天天回来煮饭服侍你，还说我不理解你？！别人家那些女的哪个像我这样，不打牌不跳舞，连电视都不准看，天下哪有这样的道理呀？

唐小岩说，我不是不准你看，我是请你看的时候开小声点，看电视的时候管一管孩子，不要让他来打扰我！

孟江冷着脸说，孩子又不是我一个人的，你为什么不能管？

唐小岩笑着说，你是妈，妈是什么？妈是女人旁边立着一匹马，女人变成妈就是变成马，是专门让儿子骑的。

孟江说：你妈也是马，那你怎么不去骑你妈？！

夫妻之间永远没有真正的对错可言。她觉得她已经为他做了许多，她特委屈。而他也觉得，自己以前所在的矿产分队解散了，十几个人中有九个下岗，自己现在还有工资拿难道不是平时不懈努力的结果？不嫖不赌拼命写作，作为男人难道不够优秀吗？他更委屈。

当互相都只觉得自己委屈时，说出的话往往是最伤害人的。两人也因此更加南辕北辙。

于是他们说出了将婚姻进行埋葬的两个字：离婚。

孟江说，只要你写我就签字，不要以为哪个离了你就过不了！于是唐小岩真就写了。写好后把它压在玻璃板下，第二天就不见了。

一连十几天，两人互相都不说话，她没说签不签字，唐小岩也不敢问他写的离婚协议是不是在她手里。那几天她特别爱打孩子，附带说一些指桑骂槐的话。过后唐小岩才知道她去找了他的同学和朋友。这些同学和朋友的调解非常聪明巧妙。他们故意来找唐小岩借钱，或者故意说某某买了件什么衣服不想要了，问唐小岩是不是愿意要过来给孟江，因为孟江的身材和肤色穿起来非常不错。家里的钱都被孟江管着，别人要借钱他不得不问她。而当着朋友的面也不敢说不给她买衣服。就这样他们又开始讲话了。

就这样唐小岩悄悄把离婚协议撕了。她把它藏在枕头下面。孟江问唐小岩是不是真的想离婚？唐小岩违心地说他不想（离婚协议都被他撕了，他也只好这样说），孟江哭了，她说她也不想，因为女人离一次婚身价就贬一次。

但人就是这样，人是不可能真正从历史中吸取教训的。因为人处事的原则主要是来源于个性，而不是历史经验。尤其是婚姻家庭方面。经过了一次次隔阂又和解，生活的态度和状态其实并没有什么改变。不同的是，两人之间出现了一种虚假的相敬如宾。尤其是唐小岩，觉得自己毕竟是搞写作的，对人和事的分析要冷静得多。因此一开始他就被自己的分析消解了应有的热情。

这期间还因为买房子、入股（孟江的单位改成股份制，不入股就没有工作）等等一系列和钱有关的问题，使两人的矛盾彻底俗气而尖锐了。

由于收入都不高，没有那么多钱破解层出不穷的问题，转而就埋怨丛生，心平气和的时候就越来越少了。有一天孟江开玩笑说，下辈子再也不找文人了，要是可以重新来过，找个有钱的老头都比

找个酸文人好些。她并没觉得这个玩笑有什么出格之处，可唐小岩却觉得自己一下看到了她内心的实质。他差不多就在这时横下一条心，谁有钱你跟谁去吧，我绝对不会阻拦。在这种悲壮的情绪里面还有另外一层意思，他想，看你跟上一个有钱的男人又能幸福到哪里去，我就不相信我的为人和灵魂在一个有钱人那里分文不值！他想她到时候一定会后悔。因此他一点儿也不怕她有外遇，他甚至暗自祈祷，让她遇上一个有钱人。

没多久，唐小岩无意中知道了孟江过去的恋爱故事。孟江高中毕业的时候爱上了一个同班同学，但她不敢向他表白，她假意把自己的好朋友介绍给他看他有什么反应，意思是投石问路，谁知他们却真的恋爱上了。这对她来说是永远不能接受的。那男生的家是成都一个地质队的，和孟江一个厂工作没两年就连同女朋友调回成都去了。孟江一气之下便嫁给了唐小岩。在地质队工作找女朋友是要受到很多挑剔的，加上唐小岩又是外地人，交女朋友的目的就是结婚。唐小岩知道这些后心里一阵阵悲凉，他想我还算个人吗？算个人也只能算卡席莫多那类人。因为她嫁给他完全是在给自己出气！

后来为了一篇报告文学，唐小岩到成都附近的地质队去采访，采访中他从一个老大妈的嘴里知道那人的现在。这老大妈和他父母关系不错，而且以前都是地质系统的。那人好几几年前就发财了，现在不但在成都市人民北路拥有一间 21 平方米的门面，还有一辆中巴车。而他的妻子，在两年前的车祸中不幸丧生……

老大妈并不知道唐小岩是谁，她说这件事的时候有点自言自语的味道，对生活的不同意，和对朋友之子发财后的一种嫉妒和羡慕。

但这些对唐小岩无疑是一个打击。他像看到了一道打开的天门。天门打开，不上天堂，就入地狱。

那段时间他觉得走路都是飘的。有一天他终于做了一件在别人看来不可思议的事。他摹仿孟江的口气给那人写了封信。信中所写的无非是自己怎么不幸，和对过去的怀念。不久那人的信就来

了。唐小岩当时信件多，单位上专门给了他一个信箱，所以孟江的信都是唐小岩拿回去给她的。开始孟江觉得有点奇怪，她故意在唐小岩面前看信，他则坚决不看她的，后来她就自己去取信了，而且给收发室的人说，她的信不要放在唐小岩的信箱里。

就像上吊一样，绳子越来越紧。但唐小岩并不后悔，他的想法还是和从前一样固执，暗想，要去你就去吧。看你嫁给有钱人又有多舒服。

于是那一天终于来临了。当孟江小心翼翼地提出来时，他的不动声色让她非常惊讶。但他未作任何解释。他知道自己是在始作俑者，他有种如释重负的感觉，他甚至安心于自己加快了这件事的速度。他想，即使不是他，也会有另外一个人。因为这是她“盼望”的。

直到他把她送上开往成都的82次列车，他心里仍然固执地认为，他之所以要这样做就是要证明她以前对他的指责是错的，她对“作家”的偏见也是错的，真正想离婚的人不是作家，而是见不得钱的人。同时他更想证明自己绝对是好人，是可以终身依靠的人——他想她一旦和那人发生矛盾，她一定会意识到这一点，而对她来说，不产生矛盾几乎是不可能的。他就是要证明人活在这世上没有钱也一样受人尊重。

但是，当两岁的孩子问他要妈妈时，他才发现自己其实是个自私的家伙。

唐小岩与地质文联只签了两年合同，但这两年他几乎什么都没写出来。每当他提起笔，写着写着就泪如泉涌。人生的意义在哪里呵？在他心里，一切虚构的故事已经失去了意义，因为虚构的故事中总是有一些浅薄的真实；而一切真实的故事又总是那么死板，而且处处显露出虚伪和虚假。在写作上他觉得自己已经是彻底江郎才尽了。直到合同结束的时候，他才在部办的刊物上发了一个一万八千字的“中篇”。

而这时他原先所在的分队由于地勘项目调整已经撤了两年了，分队的人大多下了岗。部文联培养了两年，没看出他有多大进步，也不再和他签合同了。他像一个攻城掠地的国王，前方没得到

一尺一寸土地，大败而归时，却发现自己的城堡上已经竖起了别人的旗帜。他下岗了。

三

唐小岩在书摊上发现一本讲推销术的书，被称为风靡当今西方世界的商业“圣经”——《世界上最伟大的推销员》。一个美国佬写的，书的背面一个名叫莱斯特·J·布拉德肖的人吹嘘说：“每一位销售经理都应该读一读《世界上最伟大的推销员》，这是一本应该随身携带的好书……好像一位良师益友在道德上、精神上、行为准则上指导你，给你安慰，给你鼓舞，是你立于不败之地的力量源泉。”还有一个名叫保罗·J·迈耶的家伙说：“遵循书中行事的人，不可能遭遇失败；无视这些原则的人，也不可能成就大事业。”唐小岩赶紧买了一本。跑推销真是一门大学问，临阵磨枪，不快也光。

他跑的第一个地方自然是殡仪馆。因为那儿有死人，他想只有那地方才有可能把墓穴推销出去。

唐小岩因为自己没有亲人在播州，也没有什么熟人朋友先他而去，都还年轻着呢，所以这还是第一次到殡仪馆。他一点没料到殡仪馆居然是个闹哄哄的地方。一栋不太大的两层楼房，有八户丧家在这里办丧事。所有的人头上都缠着白纱布，但都喜笑颜开的，和举行婚宴没多大区别。院子里摆了百多张麻将桌子，上千只手制造出来的声音山呼海啸，像一群饕餮之徒正一起吃一种干脆可口的食物。这是全市惟一“合法”赌博场所，警察不会来的。原因很简单，人家这是在办丧事。有段时间抓赌抓得厉害，一群“老麻师”麻瘾发了，找不到地方过瘾，正在这时一位同事的同学的外婆死了。这群老麻师高兴得手舞足蹈，走，吃酒去吃酒去，××他同学的外婆死了。照样送礼，按播州市的最低标准，二百毛，打三天三夜麻将，那二百毛早就吃回来了。

唐小岩硬着头皮找死者儿女，好不容易才开口：“大哥(大姐)，老人的墓穴还没订吧？我是天都山公墓的，把老人的骨灰安放在我们那儿吧。”

他想要是他们问我多少钱一穴，对话就可以继续下去了。也只有把对话继续下去，才有后面的生意可谈。但人家答复他的却往往是最后一句话，“我们家几兄妹还没商量呢，等大家在一起商量了再说。”或者说“我们不要公墓，我们就放在家里面。”也有的奇怪地看着他笑，说真是奇了，怎么做哪样事的都有哇，居然还有人来卖坟。

照这种推销法，怕还不如在家里写作呢。因为那680元工资已经包含了他在外面所发生的一切费用，车钱烟钱（他本来不抽烟，可为了和别人说话，有时候一天两盒都不够），有时候话说多了，吹出来一两个互相都认识的熟人，为了表示哀悼，他还得假巴送上二十元。

跑了几天，他才知道，其实丧家很少有将死人火化后直接送上山，一般都要在家里放上半年载或者一两个月，有些是因为哀痛未消，还想让亲人在家呆一段时间，突然间少了个人，总是不习惯，看见骨灰盒，也是一种安慰。有些是因为忙，加上办丧事把人搞疲劳了，反正已经烧成灰了，在家里放一放也无所谓，不急。

唐小岩每天回到家抓紧时间看那本《世界上最伟大的推销员》，想从中学点绝招。可看了半天，发现对自己一点用处也没有。除了告诉你每天出门默念一遍上帝与我同在和今天我一定要成功之类的格言，根本没什么秘招可言。

人家把骨灰盒搁在家里面，你能有什么办法啊？唐小岩已经产生了一种逆反心理，觉得这种推销根本不可能跑出名堂来。有一天他去参加了一个推销员短期培训班。老师在台上说，推销的第一步，首先是要把你自己推销出去，而不是你的产品。唐小岩还没太明白，一位学员已经站起来问老师了：我一个大老爷们，推销给谁呀？老师冷着脸说，我说的不是叫你推销你的身体，是叫你推销你的形象！

唐小岩的转机是出现在两个月以后。这个转机竟然是一次事故。

市里有一家手套厂，有一天因为电机断路造成火灾，成吨的棉